

中国故事

八月黍成

□ 宁 雨

/壹/

一棵黍子。
其实,它只是这块黍田无数棵黍子中的一员,阴差阳错被播在垄头,而最先受到我的关注。这片田地,是挂在小长梁顶上的台地,当地人也称为塬,海拔有999米。在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向坝区过渡地带,999米,也是颇引人瞩目的一个高度了。这样一个海拔高度,竟如此繁茂地生长着这些迥异于我家乡冀中平原的禾稼。

塬,按词典的解释,是我国西北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,呈台状,四周陡峭,顶上平坦。这里,却属华北地区河北阳原境内的黄土高原。大田洼村老村长周老汉对我说,塬上最趁的就是土,田里黄土厚度至少六丈六,可惜命里缺水。只要老天能给下几场雨,黍子、山药、小杂粮,都能长得欢实。

农历七月,是塬上的好季节。天蓝,云白,风轻。站在田野,即便我这个比一棵黍子高不了多少的矮个女子,也能望见远处黛色的阴山余脉,近处坡梁下面丝绸般缠扎在大滩上的桑干河,桑干河边饮水的棕色马、大黑骡,以及西山上云朵一般飘动的群羊。这般风景,荡起内心一串串温暖的涟漪。温暖到有丝丝的疼痛。

第一眼便遇到一棵正在扬花的黍子。不知是一种天意,还是一个偶然。

近两年总喜欢琢磨植物的进化史,尤其着迷《诗经》里的植物。黍和稷,在《诗经》所涉植物中,几乎是出镜频率最高的,用现在时髦话说,是“热词”。考古学研究表明,包括桑干河上游阳原、蔚县在内的华北地区,是黍的原产地,年代距今大约1万年至8700年,这至少比《诗经》的年代要再向上推5000年。1万年前,泥河湾盆地桑干河两岸,正生活着全新世人类,他们制作出大量顺手的石头工具,农畜并作。聪明的先民率先“驯化”了一种植物,并且命名为“黍”。煮饭用它,酿酒用它,祭祀也用它。黍,成为泥河湾农耕文明始作的象征。

到了公元2016年,塬上人家的粮,最最要紧的,还是黍子。小长梁一带,散落着大田洼、小田洼、东谷它、大井头、小井头、油房、岑家湾、柳沟等大大小小的村庄。因“泥河湾地区”而闻名的泥河湾村,则坐落在稍远的桑干河右岸。村庄无论大小,洼坪、河下、深山、山腰梯田,每一户人家都会记得在春天里择一片最肥沃的黄土,一遍又一遍地精耕,撒下厚厚的农家肥,趁一场细雨去播下心爱的黍子。

细小的变种,枕着布谷鸟的叫声酣眠,一夜之间吸饱水分,扎撒出针鼻儿大的白根。几天天朗朗的日头照着,杏黄风软软地吹着,小小的嫩绿的芽头悄悄地拱出地皮儿。不要多少时日,黍苗开始在暗夜里咔嚓咔嚓地拔节,孕穗。塬上的老汉和女子们,走在河湾、坡道上,一仰头,一低头,满眼的青绿替换了一冬天单调的土黄,出口气儿都是无比顺畅的。一地黍苗,如同自家青葱的儿女。

大田洼的老祝,最爱在黍子扬花的七月天气,沟沟梁梁到处逛荡。他说他喜欢黍花的香味,每天往沟里走着,看看古堡,看看古堡中的葵花、玉米、山药,闻闻黍花香,可以省下二两酒。老祝是塬上公认的酒仙儿,每天不喝酒就打不起精神。他从后沟返回村子,俨然是喝过酒的,脸色酡红,目光炯炯。有人说老朱跟黍神有缘分,他是跟黍神一块儿喝酒了。

我也撮起鼻子嗅,却没老祝吹乎得那么香。问村中女子们,她们也觉得黍子花儿不香。如果说黍花真的有香气,也是最清淡的香,清淡到最灵敏的鼻子都无从捕捉。黍子开花,不是让人闻香的,如同一个好看的女子,眉眼身段长开了,就要为人妻,为人母,踏踏实实过日子。黍子开花,只是为了秀穗、结实。

/贰/

“八月黍成,可为耐酒”。《诗经》时代的黍子,用来酿制美酒,享祀祖先。塬上,不知道从哪个朝代便丢失了酿造黍酒的传统。人们爱黍子,是因为迷恋那一口香香的黏黏的黄糕。

黄糕,是用黍米面蒸的。家家户户的午饭,都离不了一盆热腾腾的糕。一天不吃糕,就好似一天没吃饭,心里头空落落的。秋天打下的黍子,被女子们送到磨坊去碾米磨面。黍米色泽灿黄,越是好的黍米,就越黄,完全跟太阳一个成色。黄黄的黍米是有香气的,温和的、新鲜的黍米香。这香气,外人也许闻不到,但泥河湾的子孙人闻得真切。一捧新米的香气,能逗引出一腔湿漉漉的口水。

“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,十里的荞面累断腰,累断腰。”原本一句顺口溜,82岁的羊信儿老汉硬生生给哼成了桑干河独有的腔腔调调。老祝在坡梁上逛荡,一到快晌午,就会听到老羊信儿的调调。那调调儿好像专门提醒他,该回村里给90岁的奶奶和18岁的儿子做饭了。午饭,照例是一顿黄糕炖大菜。奶奶牙口不好,胃口不好,但一朵一般飘动的群羊。这般风景,荡起内心一串串温暖的涟漪。温暖到有丝丝的疼痛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塬上人吃糕,算是一例。不过,作为一种拥有万年历史的古老农作物,黍子养育的又何止这泥河湾的塬上人家。夏商周时期,黍的身影曾遍及大半个华夏。汉代以后,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实现前所未有的交流和交融,农作物的种植清单也急剧更新。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,仍以旱作农业为主导。及至20世纪80年代,水田在广袤的、毫不相干的,远不如一杯珍珠奶茶,一份哈根达斯来得亲近。

数千年前沿着泥河湾人迁徙、繁衍的路线,一路向南攻城略地过淮河跨黄河的黍子,只用了不到30年时间,便给飞速发展了的水浇田逼退到原初的出发点。而今,以黍子为大田主导作物的地方已经非常稀少。但泥河湾人,像祖先一样爱着黍子,并引以为主粮。

黍子味的是,黍子这种农作物在华北广大地区向北撤退的路线,跟告别贫困的地理分界线有着惊人的相似。贫困,又与干旱缺水等恶劣的自然条件如影随形。2015年国家公布的贫困县名单,河北北部的张家口市占10个,包括泥河湾遗址群所在的阳原和蔚县。

泥河湾盆地的庄稼人,是数着一场一场雨过日子的。据说发现11700年前全新世人类遗址的大田洼,十几个村庄,几乎个个严重缺水。饥渴的黄土,与生性耐旱的黍子相相宜。黍子播种期间,正是桑干河上游地区降水最宝贵的时候。有点潮气儿就能扎根生芽,黍子让庄稼人心安定着年复一年播种的希望。再差劲儿的年景,只要一片黍子地还有收成,这沟沟坡坡就能养活人。

扶着干部老都在工作日志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,小长梁以南10公里的南柏山中有个漫坡村,家家都要赶着毛驴到村东5公里开外的深沟蓄水池里驮水吃。6年前的冬天,一个老汉到处找驴驮水用的木架子,生生给冻死了。大田洼村,上世纪90年代才有了第一眼机井。现在,这眼井已经不符合饮用水平标准,只能用来浇地。于是,大田洼4070亩耕地中,罕见的有了



插图:郭红松

200亩水田。2014年,乡里利用上级支持的资金在小长梁河下深沟打了一眼新井,管道入户定时供水,村里人幸福坏了。一位老汉逢人便说,新来的王书记,把水送到家里,相当于帮我养了一个能挑水的儿子!

“帮着挑水的儿子”政府给养了,自家养活的儿子却“跑”了。在大田洼村里待了两天,没碰到一个年轻的后生、女子。到阳原县城,到张家口市,甚至远赴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大城市打工,在大田洼乡、在阳原县已是普遍现象。年轻人一走,一年两年不回去一趟家,混得有点模样的,携父母子女举家搬迁。大井头村2015年底在籍人口172户383人,常住人口却只有98户195人。

地方穷,养不住人。当了多年村长的周老汉卸任了,还在为村里忙前忙后。他说,大田洼村2015年的人均收入是2650元,达到2850元就算脱贫出列。

2650元,还不足一线城市一些新毕业大学生月薪的一半。早起糊糊中午糕,黑下里一锅烩山药。这听起来合辙押韵的日子,被塬上的年轻人厌倦了,嫌弃了。黍子和人之间,出现了一个“你退我进”的现象:当黍子全面退守回一万年前的出发点,塬上的后生小子,却坚定地告别着养活了世代祖先、又养育着他们这代人的黍田和黄糕饭。

/叁/

吃惯了黄糕的塬上人,也许无暇思考人与黍的进退史。这片土地,作为“东方人的故乡”,却得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。一个世纪之前,泥河湾村还是桑干河畔一座不出名的村庄,人家不足百户。1942年,随着美国地质学家巴博尔的到来,“泥河湾”三个字逐渐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。80多年来,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东西长82公里、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内,发现了含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80多处,出土古人化石、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数万件。这些文物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过程。小长梁遗址作为我国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,被镌刻在中华史话的青铜甬道上。

2001年,泥河湾遗址群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;2002年,泥河湾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泥河湾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,一座东方人祖的大型石雕高台伫立于中心广场。

小长梁,总有一批又一批的游人前来寻根、祭拜。远道而来者,在完成一个虔诚的仪式之后,往往愿意到附近的村庄走一走,到沟里捡上一两块石头,甚至在坡梁上剃下一块泥土,用干净的丝帕或白纸巾裹好带回家。在大田洼村街上,我跟一个女子闲聊。我问她,有没有游客想到你家里吃饭?她连说,有的,有的。今年春天,四个背包客敲开了她家门,央求给做一顿最地道的农家饭。于是,黄糕蘸大菜,第一次作为招待外地游客的饭食端上桌。那些吃惯大米白面的嗓子眼儿,对付一块粗糙的黄糕十二分不习惯,但还是学着主人的样子“咕嘟”一下

咽到肚里。似乎,一顿塬上人家的黄糕饭,才结结实实拉近了寻根者与人类祖先的距离。

老实话,一株黍子、一块黄糕的历史,对于第四纪的早期人类史,实在短暂得无以挂齿。因此,一顿寻根的黄糕饭,实难以接通数百万年前先祖的气息。而作为一土生土长的泥河湾子民,黍文化史中却有割不断的血脉。

在小长梁间的村村落落,跟一个老汉谈起泥河湾遗址,他表现出了解、不关心,我一点都不见怪。他更关心的,是一季黍子、玉米和杏扁的收成。还有,美丽乡村建设、退耕还林、精准扶贫,自家能有哪些好处。抑或,哪个考古队要来,他们是不是要在当地招募帮忙挖土的人,以及在考古现场打工,一天能挣到多少钱。当独特而丰厚的文化遗存遭遇物质的极度贫瘠,普普通通的庄稼人,似乎少了一点对先祖、对根的热情,多了一些现实和庸常。这,正是塬上人朴实敦厚的性情所在。

/肆/

七月里,嘎吱嘎吱的响雷惊动了-棵黍子的美梦。大田洼村几个老汉站在二云家理发馆门口,一边吸烟一边打望着凤凰山那边滚过来的黑云,看上去情绪蛮好。干干上市,黍子扬花,这场雨来得正是时候。

大田洼往南深山区的朝阳山沟村,村上有个老红军,已经98岁,参加过两次国庆阅兵,国家每个月都给发补助。老红军的儿女在外地工作,接他走,却死活不干。老人家身子骨硬朗,还能下地侍弄庄稼,种几垄黍子、一片山药。闲来无事,搬个小马扎,坐在院门口看着对面的大山,一口接一口地吸烟。他与家乡的青山,相看两不厌,就算是死了,也要跟列祖列宗一块儿埋到大山里头。

这些老一輩的泥河湾农民,恋土,恋家,恋黄糕。许多人入土之前,灵堂里的供享都少不得一碗黄糕。

宁老汉70多岁,光棍一个,终身未娶,现如今在中心学校看大门。老汉的家,在大田洼村东头儿,夯土垒的院墙,夯土堆的窑屋,木门窗,门上大红纸糊的对子,窗格上大红纸剪的窗花儿。前院养鸡养狗,后院种菜栽花。一个红彤彤的大南瓜趴在地上,像老汉待客的笑脸,憨厚、笃定。

论日子过得精致,在这塬上,宁老汉绝对数不上。但老人家过日子的天气儿,连精打细算的女子们都很佩服。日子,当然要过好,好日子也得过好。自打年轻人一个接一个住出走,打工,在城里定居,村子里越来越清静了。清静作为招待外地游客的饭食端上桌。那些吃惯大米白面的嗓子眼儿,对付一块粗糙的黄糕十二分不习惯,但还是学着主人的样子“咕嘟”一下

溜达呢;过一会,再瞅一眼,一架眉豆已经爬满墙头。脸红,心虚。儿女双全的人,咋还不如一个光杆老哥们儿。

老李家兄弟,也是过日子的好手。老大和老三,一家一个大院套,前后相连,一水儿新房,外墙瓷砖到顶,屋里纤尘不染。老大家院子里栽大苹果、香水梨,老三家屋檐前一大丛明艳的菊花,两畦正在卖花花儿线的玉米棒子。两家的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、读书。老大两口带着4岁小孙女,种10亩地打一份零工。老三家春天里刚给闺女、姑爷办完喜事,喜房里彩绣灯笼福字剪纸,一派喜气。孩子回家办婚事,办完又走了。老三家女子每日里打扫着,就盼一双小燕子常回老巢住住。

滋味越来越寡淡的日子,因为理发店的二云起了一些变化。二云的娘家在大田洼,婆家在小田洼。自打学了理发,她就不再把心思放在田地里,而是专心一意开起理发馆。开理发馆需要人气,大田洼是乡政府所在地,人口多,热闹。干脆,二云租了大街边儿两间房子,开店兼休息。小时候要高跷的底子,打十七岁开始跳舞,无论什么舞式对二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。自己跳不过瘾,拉扯着村里的女子们一块儿舞。早起熬糊糊之前跳,晚上吃了烩山药蛋之后又跳。不经意间,二云舞蹈队就红火起来了。庄稼人天性爱热闹。腊月里赶大集买烟花,正月里耍社火、打树花,秋天打完黍子蒸下头锅黄糕,还有口梆子、二人台。这些年,村里人口越来越多,红火要起来了。二云舞蹈队,也是人们的一个宽心事儿。

塬上女子们不欺生,一个个又大,又淳朴。她们跟我唠唠:现在国家号召美丽乡村建设,又派干部“精准扶贫”呀。这村也美了,贫也脱了,到底能不能把年轻人的心再拴回来?年轻人的心回不来,都是白瞎。

/伍/

老祝还是一天到晚在后沟泡着。他逢人便嚷嚷,今年黍花开得格外香,秋后必定好收成。没人在意他的疯话,大家都忙着,忙着到考古队打工,忙着一日三餐,忙着找二云学跳舞。

见我对黍子感兴趣,老祝像是找到了知己。他邀请我八月再来,吃了一顿新黍面蒸的黄糕。八月,该是黍子的节日了。一捆捆穗头饱满的黍个儿,被骡车、驴车运送到村边的打谷场上。老汉们牵着大牲口,大牲口拉着碌碁转圈轧场。“吁,哦,吁吁,哦哦”的呼喊声,是人和牲口之间最默契的交谈。吆喝牲口之间,嘴里随便哼几句梆子、信天游也是要有的。小调和吹笛声,交织着,飘荡着,绕过场边的白杨树,一直飘到沟对面的南山梁,飘到南山梁上棉垛子似的云里。

大田洼的打谷场,静静的,碌碁安稳在场边,等待秋收的节气。最后的农耕图画,还存续于塬上的八月。而一棵黍子的命运,却该到达新的拐点了。

觅西施记

□ 周华诚

她趴在工作台前,专心致志地挑选一堆珠子。手指轻轻摩挲,一粒一粒分拣,安静又娴熟;很快,她把整堆的珠子分成了两个小堆。

我观察了一会儿,发现那两小堆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但她却说,你看,这一堆有小瑕疵,这点儿发木,你再看看另一堆,每一颗是不是都很完美?

我弯下腰身,学她的样子,睁大眼睛尽力分辨,然而并没有那么容易——两小堆珠子依然是差不多。

“如果你也像我一样,每天分拣一万颗珠子的话,你一定能一眼就分出来了!”她笑起来。

我觉得惊讶。分拣珠子,这是在珍珠的设计生产流水线上看似枯燥轻松的活,却如此困难。我问她,这个工作能不能用智能机器取代呢?她回答说,不行,电脑程序是计算出来的,而人脑程序更多凭的是感官直觉,用目光扫过,指尖摩挲过,一粒珠子的质感颜色形状,人瞬间就做出了判断,好还是不好,也立刻就有了分别。

去年秋天,我在日本拜访过极其现代化的工厂流水线,偌大的厂房车间,机器在井然有序运转,却见不到一个工人。只在最后的成品环节,有一名员工在做质检。当时我们也好奇,问为什么偏在质检这一关需要人力。老板说,他们经过长久比较,发现这个环节人力才是最有效的。一名资深的员工,一眼就能分辨孔眼的大小与平整度;而且生产出来的东西,毕竟是给人使用的,使用者的主观感受永远是最重要的。

几乎是同样的场景——不过,此时此刻,我是在浙江诸暨,一个叫山下湖的小镇,一间普通的珍珠车间里;质检员换成了珍珠分拣者——别看山下湖只是一个小镇,却是中国珍珠之都,世界上98%的淡水珍珠产自中国,中国80%的淡水珍珠,就来自山下湖。

我是对这位名叫林娟的员工更有兴趣了。我问她做这份工作多久了,答四五年。她果真是奔着珍珠来的,家在遥远的北方,大学毕业后因了珍珠的美丽来到南方。“谁不爱爱美的东西呢,何况是珍珠”,她一边说一边笑,好看的眼睛眯出弯弯的曲线。

于是想起一个词:明眸善睐。对了,我听说珍珠是有明目的效果,那么天天注视珍珠的人,眼睛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亮,越来越美?

诸暨,一座江南的小城,一个出产悠久传说的地方。它最著名的传说,来自于那位名叫西施的女子。来自我们诸暨来,内心其实隐隐地也藏了一个想法,希望能遇到一位西施。从珍珠馆里出来,我依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蚌壳充满兴趣。什么三角帆蚌、皱纹冠蚌、珍珠产生的过程,是因异物进入柔软的身体,蚌受到刺激,却又无法将异物排出,于是分泌物将异物一层层包裹,这才有了珍珠。

“珍珠,就好像是蚌的眼泪——异物进入人眼,也会泪流不止。”一个美丽的女子,向我们解说珍珠的产生过程。“可以说,珍珠是靠时间来孕育而成,就像母亲一样。蚌壳坚硬,却又无法将异物排出,于是分泌物将异物一层层包裹,这才有了珍珠。

这位80后的女子,容颜也如珍珠般温润美丽,她是一家珍珠企业的接班人。她的家,也在山下湖,她是我们感到蚌的生命力与珍珠的美好,更感受到人的创造力与生活的更美好。在诸暨,我们为寻觅西施而来,西施也的确在这座小城无处不在——流珍珠也是优雅、内敛的,它的光泽也温润无比,更像是我们女性……”

这位80后的女子,容颜也如珍珠般温润美丽,她是一家珍珠企业的接班人。她的家,也在山下湖,她是我们感到蚌的生命力与珍珠的美好,更感受到人的创造力与生活的更美好。在诸暨,我们为寻觅西施而来,西施也的确在这座小城无处不在——流珍珠也是优雅、内敛的,它的光泽也温润无比,更像是我们女性……”

山下湖,两天的寻觅,让我们感受到蚌的生命力与珍珠的美好,更感受到人的创造力与生活的更美好。在诸暨,我们为寻觅西施而来,西施也的确在这座小城无处不在——流珍珠也是优雅、内敛的,它的光泽也温润无比,更像是我们女性……”

山下湖,两天的寻觅,让我们感受到蚌的生命力与珍珠的美好,更感受到人的创造力与生活的更美好。在诸暨,我们为寻觅西施而来,西施也的确在这座小城无处不在——流珍珠也是优雅、内敛的,它的光泽也温润无比,更像是我们女性……”

机,整个山下湖的珍珠产业遭遇困境。山下湖的珍珠产业,都是养殖珍珠、销售裸珠,裸珠热;很快,她把整堆的珠子分成了两个小堆。

我观察了一会儿,发现那两小堆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但她却说,你看,这一堆有小瑕疵,这点儿发木,你再看看另一堆,每一颗是不是都很完美?

我弯下腰身,学她的样子,睁大眼睛尽力分辨,然而并没有那么容易——两小堆珠子依然是差不多。

“如果你也像我一样,每天分拣一万颗珠子的话,你一定能一眼就分出来了!”她笑起来。

我觉得惊讶。分拣珠子,这是在珍珠的设计生产流水线上看似枯燥轻松的活,却如此困难。我问她,这个工作能不能用智能机器取代呢?她回答说,不行,电脑程序是计算出来的,而人脑程序更多凭的是感官直觉,用目光扫过,指尖摩挲过,一粒珠子的质感颜色形状,人瞬间就做出了判断,好还是不好,也立刻就有了分别。

去年秋天,我在日本拜访过极其现代化的工厂流水线,偌大的厂房车间,机器在井然有序运转,却见不到一个工人。只在最后的成品环节,有一名员工在做质检。当时我们也好奇,问为什么偏在质检这一关需要人力。老板说,他们经过长久比较,发现这个环节人力才是最有效的。一名资深的员工,一眼就能分辨孔眼的大小与平整度;而且生产出来的东西,毕竟是给人使用的,使用者的主观感受永远是最重要的。

几乎是同样的场景——不过,此时此刻,我是在浙江诸暨,一个叫山下湖的小镇,一间普通的珍珠车间里;质检员换成了珍珠分拣者——别看山下湖只是一个小镇,却是中国珍珠之都,世界上98%的淡水珍珠产自中国,中国80%的淡水珍珠,就来自山下湖。

我是对这位名叫林娟的员工更有兴趣了。我问她做这份工作多久了,答四五年。她果真是奔着珍珠来的,家在遥远的北方,大学毕业后因了珍珠的美丽来到南方。“谁不爱爱美的东西呢,何况是珍珠”,她一边说一边笑,好看的眼睛眯出弯弯的曲线。

于是想起一个词:明眸善睐。对了,我听说珍珠是有明目的效果,那么天天注视珍珠的人,眼睛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亮,越来越美?

诸暨,一座江南的小城,一个出产悠久传说的地方。它最著名的传说,来自于那位名叫西施的女子。来自我们诸暨来,内心其实隐隐地也藏了一个想法,希望能遇到一位西施。从珍珠馆里出来,我依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蚌壳充满兴趣。什么三角帆蚌、皱纹冠蚌、珍珠产生的过程,是因异物进入柔软的身体,蚌受到刺激,却又无法将异物排出,于是分泌物将异物一层层包裹,这才有了珍珠。

“珍珠,就好像是蚌的眼泪——异物进入人眼,也会泪流不止。”一个美丽的女子,向我们解说珍珠的产生过程。“可以说,珍珠是靠时间来孕育而成,就像母亲一样。蚌壳坚硬,却又无法将异物排出,于是分泌物将异物一层层包裹,这才有了珍珠。

这位80后的女子,容颜也如珍珠般温润美丽,她是一家珍珠企业的接班人。她的家,也在山下湖,她是我们感到蚌的生命力与珍珠的美好,更感受到人的创造力与生活的更美好。在诸暨,我们为寻觅西施而来,西施也的确在这座小城无处不在——流珍珠也是优雅、内敛的,它的光泽也温润无比,更像是我们女性……”

山下湖,两天的寻觅,让我们感受到蚌的生命力与珍珠的美好,更感受到人的创造力与生活的更美好。在诸暨,我们为寻觅西施而来,西施也的确在这座小城无处不在——流珍珠也是优雅、内敛的,它的光泽也温润无比,更像是我们女性……”

山下湖,两天的寻觅,让我们感受到蚌的生命力与珍珠的美好,更感受到人的创造力与生活的更美好。在诸暨,我们为寻觅西施而来,西施也的确在这座小城无处不在——流珍珠也是优雅、内敛的,它的光泽也温润无比,更像是我们女性……”